



## 舌尖上的乐园

苏兰采

如果不是每家店铺都挂着蓝色的清真招牌,西关美食街就和其他隐匿在居民区里的餐饮小街没多大区别。这里的饭馆没有豪华的装修,朴实亲民。这里的餐食也没什么名贵的食材,基本上,牛羊肉和面粉就可以搞定。但是,就是这样一条街,仅300多米长,在沈阳却无人不知。

汇聚了沈阳城最具特色的清真美食,或许是西关美食街备受沈阳人青睐的主要原因。在沈阳八大风味小吃中,有两种都出自回民食品。一个是马家烧麦,一个是沈阳回头。到了西关美食街,你不仅可以吃到个大味美的烧麦和回头,还能品尝到其他富有回民特色的食品,像开口馅饼、一口酥牛肉火烧、羊肉包子、清真饺子。各种牛羊肉菜肴更是丰富得超乎你的想象。蒸羊羔肉、手抓羊肉、黄焖羊肉、扒羊脸、烤羊排、烧牛肉、酱牛舌、囊香肉……羊肉汤和羊肉串更不必说。

每一个第一次走进西关美食街的人都会自动生出选择障碍症。街虽不长,店铺却家家经典。肚子只有一个,吃了这家,就漏掉了另一家。所以,老沈阳人基本都是西关美食街的回头客。只要馋

这一口儿了,就会过来吃一顿。

西关的美食,首先得说说回头。这是一种北方特有的面食,以沈阳回头最为出名。关于它的名字,还有个传说。

清光绪年间,有一户人家在沈阳北城门附近开设烧饼铺谋生。因为经营不善,生意一直不好。这日正值中秋节,生意更加萧条,时至中午尚不见食客进门。店主茫然,遂将铁匣内几枚铜钱取出,买了些牛肉,制成肉馅,准备做顿馅饼过节。做到中途,想到惨淡的生意,一下没了兴致,于是店主将面包上肉馅随便折了折,就扔到了锅里。这时,外面进来一位差人,见锅中所烙食品造型新奇,买了几个品尝。没想到味道甚佳。差人当即告诉店主,再烙一盒送往馆驿。其他差人食后也是齐声叫绝。此后,这种食品名声大振,官民争相购买。

店主的生意日趋兴隆。因吃过的人都回头再来,故而店主将这种食品取名“回头”。不过,关于这个非常具有迷惑性的名称的由来,还有另一种说法。因为制作的时候要将面皮从四面向里折,所以取名“回头”。

沈阳回头色泽金黄,皮焦馅嫩,颇

负盛名。在西关美食街里,有一家老字号的回头馆,就叫西关回头馆。他家的回头做法申请了专利,专利号就刻在门口的木质牌匾上,非常显眼。

美食街里的老字号饭馆还有王记饺子。据店主介绍,王记饺子品牌创立于1910年,是一家真正的百年老店。1926年,沈阳城西小门附近建了一家商场,名为兴游园,集购物和游乐于一体,当时号称“奉天第一商场”。商场里云集了马家烧麦馆、铁家烧麦馆、林家包子铺、杨家大饼、冯记切糕、白家抻面等沈阳城有名的回民饭馆。王记饺子馆也位列其中。主理饭馆的是王永财与王永庆兄弟俩。王家兄弟在挑选做馅料的牛肉上特别下功夫,“宁要肉中长油的肥中瘦,不要另外加油的瘦中肥”,因而做出的饺子别具风味。后来弟弟王永庆去世,王记饺子馆由王永财独自经营。1980年以后,王记饺子馆相继由王永财长子王振江、长孙王崑接管,传承至今。

开口馅饼也是沈阳西关美食的一大特色,在其他城市很难见到。它的外形与一般我们常见的馅饼不同,中间有个圆形的开口,能看到里面的馅,面皮是

带褶的,像个被压扁的包子。开口馅饼常见的有牛肉洋葱馅和韭菜鸡蛋馅,比普通馅饼稍大一些。皮焦脆,馅鲜美。一个馅饼配上一碗滚热的羊杂汤,就是令人满足的一顿餐食。如果是在寒冷的冬季,那感觉便是既温暖又幸福。

如果有时间,在西关的回民聚居区内多走一走,你会发现很多家清真糕点铺。其中,以老字号的李杨五花糕最为知名。这里的凉糕、切糕、五花糕色彩缤纷,品类多得可以超过任何一家装修精美的西式面包房、蛋糕店,而价格却实惠得多。它们就简单地摆在柜台里散卖,你挑中的,老板会用简易的透明塑料盒打包,味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你提着这么一个盛着美味的普通盒子从店里走出来,感觉到的一定是一种踏实的满足感,就像我们渴望的一种生活——不虚荣,无压力。

回民市场也是值得逛一逛的,这里有最新鲜的牛羊肉。

去西关美食街吃一顿饭不值得炫耀。炫耀不属于西关。西关的朴实无华属于老友,属于至亲。属于推心置腹,属于久别重逢。

## 我喜欢沉默的事物

(组诗)

马红线

一场好雨,拒绝雷电  
一朵梨花慢慢地开  
背离月光

小桥,弯下腰身,不喊痛  
流水,困了人家,浑了又清  
清了又浑,没有一丝委屈

月牙,以湖心为半径  
故乡的湖水有了弧度  
养荷的少女,曲线里作画

两条钢轨,摒弃浮躁与虚荣  
从低处向着高处延伸  
在呼吸  
在山坡中保持平衡  
染一身  
雪莲的香气

我喜欢沉默的事物  
复杂环境下取舍  
大度、包容、隐忍

一如忍辱负重的父亲,留下爱  
拍拍灰尘,隐进暮色

### 辽阔的黄昏

布谷呼唤雨水  
土地呼唤种子  
蚂蚁搬动一粒米,像举着  
太阳拉犁,月光施肥

院落无声,锁头看家  
谷雨守望的一亩三分地  
适合种大田  
须眉与红唇

饱满的谷粒  
留不住的女儿  
指缝间滚落的光阴,碎银  
多像母女分离的泪珠

铁犁深陷,人困马乏的季节  
暮色格外温馨  
恨不能将辽阔的  
黄昏一口饮下

### 墨

墨,是纸的脚印  
一旦落地,就再也不能后退  
就像人,得三思而行  
踏进雪地,就收不回脚步声

荷若然纸上,搬运它的是墨  
墨和纸,如鱼得水  
栩栩如生,是墨的一片风景

心在笔尖上舔血,是墨的内核  
墨走累了,在灵魂里大睡  
留白是墨的梦  
维度是墨的韵律

静静地,听一粒墨挣脱黑暗  
在磨难开始到劫后余生  
画是历史,字是评说

听墨,从内到外  
耳听到的是风声  
心听到的是远方

本版邮箱  
lnrbbfk2023@163.com



## 花儿如米小

梁玉梅

每到冬天,我都爱将切下来的白菜疙瘩放进水碗里静养,待它在春节前后开出黄黄的菜花。那时,室外北风凛冽,室内黄灿灿的白菜花娇黄美丽,虽不名贵,却摇曳生姿。

晓慧姐从朋友圈见了我的白菜花,告诉我说,胡萝卜也可以养,也会开花。

我见过土豆花、豆角花、茄子花、大葱花,前两年下乡还见到了花生花,就是没见过胡萝卜开花。好奇心令我兴奋,决定养一根胡萝卜看看。

胡萝卜营养丰富,富含多种维生素,被人们称为“小人参”。作为蔬菜,它价钱不贵,属于普通大众蔬菜,市场随处可以买到。于是,我特意从超市买来几根色泽橘红的胡萝卜,切下根部,放进装有清水的小碗里,开始了我的期待。

没想到,初试就以失败告终。

我未见期待中的花开,甚至连绿芽都没有冒出来,切下来的那根块就腐烂了。我不甘心,又去早市买来农民自家种的、带着泥土的橘黄色胡萝卜,又开始了实验。

这一次,终于见到水中的根块冒出了嫩绿的叶芽,心中不免欣喜。我每日查看,恨不得一下子就让它开出花来。谁知叶芽好似偷懒的小婴儿,慢慢腾腾,似长不长地倦怠着。等到稍稍长高一点儿,底部先出的叶子已经黄掉了。

盼望花开的殷切,遇到了毫无明显变化的生长,就似满腔热忱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。此后的日子里,我懒了心性,不再盼望,也不再每日去阳台查看了。

一天,我去阳台晾衣服,忽然发现花盆边一根细长的秧秆儿,心无旁骛地独自挺拔着。惊讶中,高度近视的我蹲下身子,仔细查看,才发现,原来是被我遗忘的胡萝卜秧,正独自傲娇地生长着。

离开我关切的目光后,胡萝卜秧已经长成了细细高高的“大个”。笔直的挺秆上,对生分布着羽毛状的叶片,顶部像一把撑开的花伞,凝聚着菜花样的小颗粒,一团团、一簇簇。我不敢确定这是不是胡萝卜的花

蕊,因为它太小了,一粒粒团在一起,像一个个攥紧的小拳头。

好奇心驱使我,又恢复了每日到阳台打卡。胡萝卜秧也一天天变化着。由于挺秆长得太细太高,底部的根块儿作为它的“地基”,已不能承载稳固的作用,每当打开窗户,风就会把它吹倒。为了不影响胡萝卜秧的生长,我只好随时给它调转方向,或者让它离别的花盆近些,风来时好有个倚靠,免得倒下。

我的精心总算没有被辜负,终于看到胡萝卜花成形了。由无数的挺茎组成的花蕊,撑开一把把小伞。每一根挺茎如伞骨一般向外支展开来,每一根支展开来的绿挺顶端,都攒聚着无数小米粒一样的小花苞,盛开后,无数朵小花又组成一个个独立的小伞。这些被支撑开的小伞,如白色的蕾丝,茸茸地构成了一个大的伞形花朵,由胡萝卜秧的主干托举着。

我终于看到胡萝卜开花了。没有白菜花的灿然热烈,没有期待中鲜艳的色彩和厚重的花瓣,纤细轻巧,开满枝头。仔细看,那花苞是浅浅的绿色,那花瓣是淡淡的青白色,宛如一位纤纤淑女,纤尘不染,从《诗经》中走来,静静地从容地随风摇曳。

一位开花店的朋友说,花艺上有一种野生的胡萝卜花叫蕾丝花,花语是“惹人怜爱的心”。作为常见的配花花材,会被用在婚礼上做手捧花。虽然它只有中性的白色,却美得超凡脱俗,被行内称为“平民中的公主”。多么贴切的称谓,不张扬,却在一直努力,默默地绽放生命的光华,带给人间温暖。

清代袁枚在《苔》一诗中赞美苔藓顽强的生命力:“白日不到处,青春恰自来。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胡萝卜花何尝不是如此?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,没有茉莉的香醇甜腻,却让人一见就喜欢上了它。

费狄拉说,“只有平凡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。实际上只有远离矫饰或特异的地方,才真实。”朴素恬淡的胡萝卜花,用它的平凡滋养了我的灵魂。

## 琴音与剑舞

夏炜烨

在古人眼中,琴与剑是极为独特的器物。剑胆琴心,并非只是武侠小说中任侠儒雅的侠士,而是一种兰风梅骨、刚柔相济的君子形象。

听琴是君子的修身之德音。嵇康在《琴赋》中说“情舒放而远览,接轩轾之遗音”,意思说琴音是上古雅乐,乃圣人遗存的旷远之音。在《诗经》中琴出现于贵族的宴乐活动,表达感情时都是琴瑟并称,如“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”“琴瑟在御,莫不静好”。“琴瑟之乐”成为儒家眼中君子的修身之乐。确立的地位的提高同儒家“乐教”观念的确定有密切关系。琴瑟渐渐脱离了贵族阶层的附庸,而变为以德修身的君子象征。

在孔子的时代,舜被歌咏为第一

个鼓琴歌诗的圣王,琴逐渐成为“德音”的载体。嵇康说“众器之中,琴德最优”,琴不只在乐器里,甚至在一“器”中成了最有德性者。

在白居易笔下,琴声本身就具有一种古意,是一种太古之音。诗人刘长卿在著名的《听弹琴》诗中也谈到古今之论:“泠泠七弦上,静听松风寒。古调虽自爱,今人多不弹。”在古琴的意境中,高洁的君子形象显现于天地间那松风之中。

唐代以后,“剑”已然变成艺术力量的积蕴,散发出独有的魅力。在文人眼中,“剑”成为理想生命形态的隐喻,具有超拔千古的力量。苏轼曾写道:“一双铜剑秋水光,两首新诗争剑铓。剑在

床头诗在手,不知谁作蛟龙吼。”

在盛唐玄宗的梨园教坊里,有一位擅长剑舞的公孙大娘,技艺惊人,成为轰动京城教坊的舞者。杜甫曾写下著名的《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》,灵感就从这位舞者而来。杜甫说她“娇如群帝骖龙翔”“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”,这里的剑舞已如王羲之的书法一般有着“矫若游龙”的韵律,行云流水的美感。

“剑”曾经为知己而存在。陶渊明说“君子死知已,提剑出燕京”;李白《少年行》里写到“击筑饮美酒,剑歌易水凋”。李白笔下的少年,没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戚,唯有剑歌而行的豪气洒脱,尽显生命真意。

微小说

## 我们的吕叔

洪兆惠

1965年,吕叔退休。市场管理员,那可是让人眼馋的工作,吕叔说丢就丢。辞职后,吕叔干啥,你想不到,收破烂去了。邻居笑话吕叔任性,吕叔解释:“他难得乐意,乐意就好。”

吕叔乐意,有他的缘由。苍石南面有条深沟,长几十里,顶头的村子叫沿水沟,那里是他的老家。清明回去祭祖,他被秋姑叫去。秋姑,村里长者,“九一八”事变后一个人来山里,隐居至今。话少,但做事泼辣,打猎、采药、放山挖棒槌,从来都是一个人。她乐于助人,出手又大方,她咋那么富裕,一直是谜。

秋姑打开蓝色印花包皮,里面牛皮纸,里一层外一层,包着一本书,1931年出版的老书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,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印行,译者郭沫若。

秋姑讲,1940年春,正是青黄不接时,在南山林子里撞见一个人,破衣烂衫,饿得打晃儿。他手里握着枪,一看就是抗联的人。秋姑把手上吃的给了他,又回家取来两根棒槌。跟他说,两根都是六品叶,六品叶的棒槌,世间稀罕,哪根都得上百岁,值点儿银子,搯劲儿时能帮你。这个抗联的人从怀里掏出这本书,说这书是俺政委的遗物,跟命一样尊贵,只要我能活下去,一定回来取。

秋姑说:“我一直等着,到今个儿也没回。我这把年纪,说不上哪天两眼一闭——你打小爱书,思来想去,就得留给你。”这事改变了吕叔。村村落落,各家各户,藏着多少书,把它们找出来,收集在一起,想想就兴奋。干啥能到处走四处逛?挑货郎,磨磨刀,还有收破烂,吕叔选择了后者。一根扁担,两只花筐,挑着挑,沿街喊“金子换钱”。吕叔只要废旧金属,废旧废铜废铝废铁,别的不收。不知根底,以为他把金属叫“金子”,而家里藏着书的,一听就明白,“金子”是个啥东西。

苍石左右,方圆百里,吕叔进村就进。起早贪黑,走街串巷,全靠一副好脚板。有时走一天,花筐空着,摆在一起,用扁担挑在肩上。吕叔不怪,还美,端上好饭好菜。孩子睡了,他掏出一本旧书,难掩兴奋:“宝贝呀!”吕叔又笑,不知猫在哪儿,眼睛掉进书里,一猫一天。吕叔把牛皮纸摊在桌上,包上书皮,正面写上书名,背面右下角记下打哪儿收来。

吕叔结婚时陪送的炕柜,成了吕叔的书橱。他家的日子,过得紧吧。挣一些,花一些,剩下的不多。那套《静静的顿河》,1951年版的,虽说有两本硬壳封面没了,还是花了20元。吕叔上班时,一个月也就不过就挣两个20元。吕叔手巧,会成衣活,用家里的那台缝纫机挣了一些钱。一家人不吵不闹,和和气气,紧吧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们这茬苍石街长大的孩子,都念着吕叔的好。我们从小听到的经典故事,全是他讲的。晚上聚在小卖店,夏天窗前,冬天炉旁,听吕叔讲小说中的故事,其乐融融。那些年,吕叔领着我们活在故事里。

我迷小说,有事没事愿往吕叔身边凑,偏得一些,久了,成了他的忘年交。有天他说:“我想写长篇。”吓了一跳,忽然感觉,神圣的小说离我很近很近。

他又说,你想啊,那个政委,老是把一本书揣在怀里,书肯定是他的亲人送的,而且是最亲的人,出来参加抗日那会儿,他还是学生,那也可能是恋人送的。书成了念想,成了力量,战争再怎么残酷也能挺住。再想想,他的恋人在很远的地方等他,盼他,可他不在,只留下这本书。

吕叔伤感,怅惋,自语着:“盼人的滋味,不好受,难啊。”

几天前,秋姑走了。最后时刻,吕叔在她身边。后来我家从苍石搬走,再后来,我念了大学中文系。对于我,读中文就是读小说,一读小说,眼前就会闪出吕叔。大学最后一个假期,也就是1981年的夏天,我回苍石去看他。

吕叔住沿水沟去了,只有吕婶在家。她说,你来,他高兴。他念叨过,说这孩子也不来看我。他于是每天出去,不过,收不上来多少东西,心思不在那儿上。以前倒头就睡,现在可好,一宿一宿苦熬,睡不着。随性好歹,一天出去,看看山,看看水,累了,就在树下躺一会儿,睡一觉。钱嘛,多了多花,少了少花,不攀谁,不比谁,自己的日子自己过,舒坦。吕叔叹气。

我说:“吕叔,还是我们的吕叔,不会变。”

吕叔笑了:“多少年就这么过来的,他想咋的就咋的吧。”我说,我还没看过那本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吕叔打开炕柜,里边的书摆得整整齐齐,书页泛黄,而书皮,清一色牛皮纸,有新有旧。吕叔拿出书,仍然用蓝色印花包皮包着。我一下激动起来:“看见它们,很亲很亲。”

我借辆自行车,骑着往南沟去,在沿水沟村外见到吕叔。他笑,我也笑。他说:“你小子书念得咋样?”

不答,而问他:“动笔了吗?我想看您的小说。”他笑出声:“不许往外说,你吕婶可不知道。”还是那个嘻嘻喜性的吕叔。

我隐约感觉,秋姑才是吕叔的心事,就说:“我想看秋姑的故事。”他好像被触痛,脸色一沉,嘟囔着:“秋姑……”

我们沉默。

突然,他说:“最早来苍石开金矿的,叫慕信多。后来金矿让日本人夺去,他把妻子安顿个地方,自己参加抗日去了。一走,再没音讯,他妻子到死都相信他活着,早晚能回。”

我明白了。我说:“吕叔,你最应该写小说,因为您心里装着故事。”

他说:“一个收破烂的写小说?”顿了一下,“写,必须写,管它呢。”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